

徐光啟著譯集

十七

卷之五

七

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詩六帖講意三頌卷之四

吳淞 徐光啓 子先父 輯

金陵 唐國達 廣慶堂 梓

清廟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享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兩賜時若大後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新邑為言若濶于事情者不知人主臨御之始齊後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隼而助祭諸侯下逮庖

崔之賤亦皆有乎顯。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不顯不承之辭。急而反。無射之辭。緩而順。

朱公遷曰。布武而行。則大而疾。言趨事之敏也。

凡人沒而論定。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感人。也在廟尚爾。即當時可知已。

對者相對之謂。肅雖秉德。以心契心。如將見之也。

孔氏曰。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

陳止齋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疎之義。故商以先代而後於魯。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

者也

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多闕文疑義焉

孔氏曰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之七年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侯而已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也

杜預曰清廟肅然清淨之稱

呂東萊曰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之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相維辟公天子穆言顯相之肅雖則成王初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孔氏曰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箋曰清廟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

箋曰顯光也見也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

不顯二句箋曰是不先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
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

疏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為太平而
報而鄭云功大如以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
百神其祭不待于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
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法神以行政歸功于羣神明太平有所由
是故因其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為報功也
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為報也歌之舞之謂
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雝顯相

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
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
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當歌之也頌之作也
主為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為故頌叙稱祀告澤及朝廟于廟之事亦多
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
然頌雖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
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知
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
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維武酌
賚之等為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替載見有客閔予
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

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圜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祗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有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圜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于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

說曰清廟周公成洛也秦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

說以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思文天作我將雛烈文振鷺武賡時邁般勺桓為一卷閔予小子訪落敬之恭載見有客有贄潛絲衣臣工豐年戴芡良耜昊天有成命噫嘻執競為一卷商頌那烈祖長發玄鳥殷武為

一卷駟以下四篇自為魯風不入頌韻不叶

維天之命

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瞿師道曰於穆不已猶言默運不窮也不顯而純猶言虛明不雜也

徐士彰曰不肖子孫其祖宗在天豈無啓佑之意而自作不典則無以為承受之地曰我其受之則祖宗之靈懌矣

穆是即說不已者之深遠顯是即說不雜者之顯著如晝夜寒暑循環無端於穆不已乎如金之在鎔如日之中天顯哉純乎

德厚者福澤長故遺休及於子孫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駿惠之謂也

薛仲常曰大順薦厚中有變通廓大意但穆歸于一道不失為順且厚

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

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天之為文王耶文王之為天耶蓋有不容擬議者

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嚴氏曰去聖人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薦厚不能守也又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萬之天作曰子孫保之

張叔翹曰假以溢我朱子據左氏傳改作何以恤我然就本文字義亦自可通蘓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朱氏曰盈溢被於物也按此溢字甚奇我其收之與我龍受之語意同詩人之意蓋言文王之德甚大其餘澤浸被于我既以身收受之當順文王之德以行無敢拂逆曾孫又當加意薦厚世世遵守毋使前人之德世遠而浸薄也如此則文意甚順而於小序告太平之意亦不相悖若改溢為恤何以曰收且本文明說文王

之德而又添出文王之神文王之道亦不勝纏繞殊未見明白痛快也
箋曰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
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維天二句傳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箋曰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箋曰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其聚歛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
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父祖德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命已顯純收薦

維清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

徐士彰曰記以禮教所成為承天之祐以孝告慈告謂之大祥與維周之

禎意同

箋曰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箋曰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

說曰維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

鄒泉曰太平有象故曰禎

●●○●○●○
禋成禎

烈文

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徐士彰曰錫福報功所以使上下相維於悠久盡道備德又能使人心相慕於悠久

封禪二字相因而致皇之只稱頌之詞

前王不意即是廟祭時對越駿奔如將見之意
按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

烈字正贊文字如其文炳也之義

張叔翹曰繼序皇之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錫福報功俱以及子孫為
極故自其極處言之疏義乃謂爾使我子孫保之我不使爾繼序皇之乎
則淺陋甚矣

別本首句公與六句功為一韻疆邦皇一韻訓叶虞均切與人一韻刑
叶形強切與忘一韻

箋曰無疆乎惟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
也

天作

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徐士彰曰有夷之行不止言道路也人物盛而都會開文章極而天造畢矣

曰荒曰康字法佳此劇守之異

天作字與作邦作字同嚴氏曰遷岐非得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為是非人之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實為之也治荒而謂荒猶治亂而謂之亂也

張叔趙曰夫周家王業實始于岐故大雅歌其帝省周頌謂之天作後人宜何如培植也乃平王東遷一旦舉而委之戎狄所謂子孫保之者安在哉太王以一岐山而基王迹後世子孫以天下而不能保一岐山吾於此重有感矣

說曰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大王文王之詩

● (一) ● (一) ● (一) ● (一) 荒康行 末句獨韻收

昊天有成命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徐士彰曰此篇專重一心字盡心有既竭心思而不徒在於上下陟降之迹意靖之字有休養安輯之意蓋文武開創方與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成王之靖所以終文武之功也

武王未受命故武王之沒不可無成王暨觀三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為不然此以知成王之功大矣

肆字訓故今也故字是今字尚在可否間肆其靖之漸主成王時說詳語

意及肆不殄厥愠等句可見

張叔翹曰此詩中不敢康三字最重蓋繼世之主多自以為席寵承休可以晏然無事于是逸豫滅德而無以為承藉天命之基故頌成王者先之不敢康蓋以積德者承藉天命之基而不敢康之心又積德基命之本也積德之極至于宏深靜密皆不敢康之心為之也殫厥心者即殫其不敢康之心也天惟人主不自安而後可以安天下故曰肆其靖之頌成王之德亦以垂後世之戒也

黃氏通解曰基命二字詩書皆稱之詩自人言書自天言曰不敢康即所其無逸之謂也曰夙夜基命宥密者即皇自敬德之謂也曰緝熙殫厥心者即薦前人成烈之謂也

箋曰宥寬密靜也行寬仁安靜之政

說曰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

我將

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祕事之，故謂之帝。丘瓊山曰：尊之則事之，惟以其誠；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理。

張叔翹曰：本文其字既字，自是詩人用字之法。注中不敢必與，若有以見其必然，皆說詩者之辭，不必拘於此妄生纏繞。

又曰：儀式刑皆法也。古人用字不厭重複，多如此。如自古在昔，先民之例。